

# 冲锋号

■夏泽华

起床号还没吹响，董元飞只身来到操场拉伸，做着跑步前的准备。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当一名时刻准备冲锋的尖兵。

迎着晨曦，曹成功也走了过来。待他走近，看到了此前登台讲述“冲锋号”故事的董元飞。他主动打招呼：“我是曹成功，也是新兵连的战士。听了你讲的‘冲锋号’故事，我很受鼓舞……”

“谢谢，一起加油。”董元飞看着眼前的这位战友，清晰地感受到他身上的干练和蓬勃朝气。

曹成功说：“我现在在炊事班帮厨，馒头放进了蒸箱，趁着空，出来练一下力量。”

曙光微露，他们没有过多的言语，各自默默地努力训练着，亮晶晶的汗水点缀在他们青春的脸庞上。

## 二

新兵连结业比武后，董元飞被分到侦察营，岗位是炊事班的一名炊事员。从训练尖子变成炊事员，巨大的落差让董元飞一时难以接受。

一天晚饭后，董元飞走在团里的碎石子路上，隔着一片树林，不远处就是训练场。“嘀嗒……”嘹亮的军号声传来。只见训练场上，司号员在练习吹号，有的战士在练习刺杀，还有的在练习匍匐前进……董元飞看着刻苦训练的战友们，若有所思。他认识到，不同岗位的战士各有职责，协力同行才能确保集体的战斗力；炊事员也是战斗员，当好炊事员、做好每一顿饭，也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一环。

回到炊事班后，董元飞把心思扑在工作上，每天认真择菜、切菜，向班长请教。他不断精进的厨艺，让战友们连连称赞。为了保持训练水平，业余时间他给自己加练。格斗、刺杀、极限体能……侦察兵的课目，他一个也没有落下。繁忙的日常工作和额外的训练，有时让他很是劳累，每次想起外公和革命先辈们

在冲锋号声中冲锋，他又提振精神、继续练习。

不久后，已是炊事班班长的董元飞，在侦察兵比武中脱颖而出，取得全团第3名的好成绩。不少人看到成绩登记表，都觉得难以置信。表彰大会后，团里决定把董元飞调到侦察班当班长。

那天，曹成功也在表彰大会现场，他真心为董元飞取得好成绩感到高兴，也找到了自己学习的榜样。

此时，曹成功是单位的一名电焊工，他下定决心向董元飞看齐，努力成为岗位标兵。曹成功在飞溅的焊花中向着“高地”发起冲锋，他向老班长请教、自学教材，周末常常铆在工房里。

## 三

十几年后，单位在转型中列装了新式装甲车。由于董元飞在此前多次转岗中“干一行爱一行成一行”，表现出色，旅队决定将“装甲底盘修理技师”的岗位交给他。

“装甲车是旅里的宝贝，能不能跑出速度，你的责任很大。”面对首长的期待，董元飞满怀斗志，但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前的岗位与装甲底盘修理相距甚远，如何才能担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接到命令的那一晚，他久久无法入睡：这是单位转型后关系到战斗力生成的一个重要岗位，而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傍晚，董元飞坐在修理厂门口想着心事，这时曹成功提着行李袋来到新岗位报到。他看出董元飞心有负担，说道：“老董，你的‘冲锋号’故事讲得很好，可不能到你‘冲锋’的时候就畏难了。从新兵连的军营故事会到表彰大会，我都在场。你从炊事员到侦察班班长，也都干得很出色。转个岗位、换个专业，我不相信你干不成的事情。”曹成功的话让董元飞一扫心头的焦虑，他决定和昔日的战友一起向新的“高地”冲锋。

# 高原格桑花

■刘芳芳

便能下床了。她上高原后，认真真地看了西藏的风景。她告诉我说，西藏的天特别蓝、特别干净，就像洗过的一样。“你骗人，你见过天洗过的样子？”我故意开玩笑逗她。朴实的阿哲不会争辩，她急得直跺脚，说道：“真的很蓝！”她拿出一张在西藏拍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高原的天空确实蓝得清澈，云朵也白得饱满，远处连绵的群山依偎着天际，静静地安坐在大地上。

阿哲说，西藏有一种花特别漂亮，叫作格桑花。每次讲起它，阿哲的眼睛里都闪着亮光。她说，体能训练时，她们经常会去驻地附近的那片山上。说着，她转过头来问我：“你听过‘望山跑死马’吗？”我摇了摇头，那时的我对高原生活一无所知。阿哲告诉我，它的意思就是，高原上的山看着很近，实则距离很远。她给我分享了很多高原上训练生活的故事。有一次野外训练，她们需要爬到驻地后面的山上。由于高原氧气不足，她每走几步就得大口喘着粗气。比缺氧更让人害怕的是，通往山顶的路有一段特别险峻，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需要侧着身子弓着腰才能通过，但是她们没有一个人掉队。等爬到山顶时，眼前的景象让她记忆深刻：山的后面开满了格桑花，白的、粉的、淡粉的、黄的……那一片片花海，可真是一道壮丽的风景线。她告诉我，高原环境艰苦，很少能看到树木，更别说娇嫩的花朵，但是格桑花却顽强地扎根在这里，沐浴着高原的阳光，抵抗着雪域的寒冷。从她口中我得知，“格桑”在藏语中是“幸福”的意思。她说，高原上的战士就像那遍地盛开的格桑花，虽经风雪严寒，却依旧守护着万家灯火。

临近毕业，我问阿哲：“你真的要回西藏吗？”阿哲坚定地点了点头：“必须回的，那里有我的战友，她们都盼着我回去呢。”

离校前，走在那条我和阿哲无数次经过的校园主路上，听着响起的课间音乐，看着绽放的栀子花，一切都是亲切的

模样。挂在宿舍楼前的红色条幅写着“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红色条幅上密密麻麻满了我们同批毕业学员的名字，在“边疆”两字下面的空白处，我和阿哲的名字紧紧挨在一起。

临走那天，我去了阿哲的宿舍。“走吧。”我接过她手中的迷彩包，“这一次我帮你拎包。”她笑了，我也笑了。走出校门，她先是拥抱了我一下，然后像往常周末外出前那样为我整理了一下衣领，冲我笑了笑：“加油！”望着阿哲的背影渐行渐远……我这才突然意识到，我要和最好的朋友分开了，眼泪瞬间落了下来。

毕业时，我和阿哲说好每隔一段时间要给对方写信。如今，我们毕业已经将近两年了，依然会用书信交流。阿哲在信中为我讲述在西藏看到的风景，以及她的军营生活。我也在信中向她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们在信中彼此鼓励着、温暖着，就像在学校时那样。信封里的格桑花静静地散发着芳香，仿佛她又来到我的面前，我们一起回到了美好的军校时光。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6136期

## 清风正气歌

在云南保山，有个顺口溜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汉，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顺口溜里的“杨老汉”就是杨善洲。在担任地方领导职务期间，他不占公家一分便宜。他老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家属子女没有一个“农转非”，就连公车也没有“蹭”过一次。

1951年，杨善洲去石头寨做土改工作组组长，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年。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仔细，哪里需要帮助，他总是毫不犹豫卷起袖子就开始干活。按规定，工作组人员每天要付给搭伙的老乡两角钱的伙食费，一顿饭一角钱。老乡很善良，临走时少收了他两角钱伙食费。后来，在县委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杨善洲汇报了自己少交两角钱伙食费的情况，并做了深刻的自我检讨：“别人让我少交两顿饭钱我就少交，这是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这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当晚，杨善洲认真地写了一份检查。天刚亮，他就踏上了去石头寨的路。当杨善洲赶到那里的时候，天早就黑了。杨善洲借着手电筒的光亮找到老乡家门口。到了之后，他没有敲门，而是靠着门前的草垛坐了下来，盖着军大衣睡着了。天亮的时候，老乡发现了睡在门口的杨善洲。他赶紧说明自己的来意，并从挎包里拿出两角钱和那份检查，向老乡真诚地道了歉，并将手中的检查一字一句地读给老乡听。杨善洲每次下乡，遇到饭点就在老百姓家吃饭，老百姓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吃完饭后，他都会仔细核对，留下饭钱。

杨善洲从没让人家免费搭过一次公家的车，也没有用手里的权力为亲属办过私事，更没有违背原则为亲友批过条子。他常说：“我手中是有权，但只能老老实实用来办公事，在我这里没有‘后门’这回事。”1970年，杨善洲的三女儿杨惠琴出生，家里缺粮，一位乡民政干部路过得知后，送来30斤大米和30斤粮票。杨善洲回到家得知此事，责怪妻子张玉珍：“我是党的干部，绝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家属也绝不能搞特殊。吃了的大米和用了的粮票，你攒齐了还给公家！”过了大半年，张玉珍硬是东拼西凑，还清了这笔粮款。二女儿杨惠兰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理想的学校，去了茶场打零工，后来又小学代课。有一次当地公安局招人，杨惠兰去报考，希望父亲能打个招呼。可是录取名单出来后，却没有她的名字。她一问才得知，父亲根本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还对她说：“我没有任何权力帮你打招呼。”

按照相关规定，杨善洲担任地委书记之后，他的妻子和孩子可以“农转非”，即把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虽然知道“农转非”后，家人的生活会有很大改善，但杨善洲坚决不去办理。在他去世后，人们在他的遗物中找到一张已经发黄的空白表格——《干部农村家属迁往城镇落户申请审批表》。很多年过去了，这张表格一直被他在抽屉里，没有填写，也没有提交。杨善洲当时解

## 四

回到单位，他们跟随部队一路辗转、并肩作战，从漠北草原到戈壁荒漠，再到南国密林、钻车底、查管线，吃住在战位，完成了多项重要任务。他们曾经3天2夜连续作业，300多天保持在位随车保障。

作为有着20多年军龄的老兵，他们的体能考核标准相对放宽。然而，曹成功和董元飞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年初的军事比武考核中，他们的军体课目成绩都超过了满分。

任务当天清晨，董元飞和曹成功早早起床，检查了一遍工具和要携带的设备。这时，他们的军用手机铃声先后响起，是上级发来通知出发的消息。手机铃声，他们相视一笑，原来他们的手机铃声都是一段高亢嘹亮的冲锋号声。



## 边关有我(歌词)

■田兰富

边关漫漫  
哨所是祖国的眼睛  
守望着万家灯火  
海疆辽阔  
哨塔是战士的深情  
守护亲爱的祖国  
战士的胸膛装着山河

风雪边关海疆泛波  
战士胸膛澎湃满腔热血  
我们是祖国的界碑  
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祖国  
边关有我山河辽阔  
绝不许家园再燃烽火  
栉风沐雨披星戴月  
万里边陲执勤巡逻  
守护万家灯火  
战士的爱  
献给亲爱的祖国

国门巍峨前哨个个  
那是祖国的神圣  
庄严每一个你我  
天空巡逻战鹰飞过  
那是主权的宣示  
每片蔚蓝都属于祖国  
战士的血液滚烫喷薄

国门庄严大好山河  
风雪边关我是钢钉一颗  
我们是祖国的界碑  
头顶的每一方蓝天都是祖国  
边关有我海平潮阔  
再不让大地狼烟肆虐  
青春无悔以武止戈  
陆海空天铁马冰河  
护卫壮美山河  
战士的爱  
献给亲爱的祖国

# 『分文不取乐悠悠』

■杨舒

释说：“如果大家去吃居民粮了，谁来种庄稼？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做好表率。”

作为大亮山5万多亩林场的指挥长，杨善洲除了拿自己退休后的一份退休金，在林场拒绝拿一分钱工资，只接受每个月70元钱的生活补贴，后来随物价水平涨到了100元。林场曾多次要给他一个月500元补助，他总是一句话顶回去：“我上山是来种树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他每次出差都是自掏腰包，没有报销过一张发票，其他的钱一分都没拿过。他的妻子张玉珍坐过4次林场的吉普车，他还为此交了370元的燃油钱。他说：“办林场后，领导考虑到我老了，出外办事不方便，就专门给我配了车。但车子是办公用的，不是接送家属子女的。虽然不在岗位上了，但原则还是要坚持。我觉得我已经够‘特殊’了，如果还想着多占其他便宜就太不应该了。”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做出一个惊人的举动，把大亮山林场的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国家。他说：“这笔财富从一开始就是国家和群众的，我只是代表他们在植树造林。实在干不动了，我只能物归原主。”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告别人世。他留下话：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遗体火化，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和家属子女想念，就到雪松下坐一坐吧……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首歌唱遍了整个大亮山。



鹤鸣九皋(玲珑彩瓷板画)

侯恕人作